

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编
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秘书处

1 9 8 0

目 录

《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的导言	波 普 著 刘照雄 译	(1)
阿尔泰语文学	本 青 著 刘照雄 译	(10)
苏联现代突厥语言学总结和问题	科诺诺夫 著 许浩福 译	(31)
法国的突厥学研究	路易·巴赞 著 耿世民 译	(48)
英国的突厥学中心	苏曾·斯基雷特 著 魏 萃 一 译	(53)
突厥语言 (一般知识和类型描述)	巴斯卡科夫 著 许浩福 译	(59)
苏联维吾尔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巴斯卡科夫 著 陈宗振 译	(86)
《察合台语手册》引言	雅诺斯·艾克曼 著 王 辅 世 译	(98)
蒙古语言 (引言)	别尔达卡耶夫 著 陈 伟 译	(106)
《喀尔喀蒙古语语法》的导言	波 普 著 王秀珍 译 刘照雄 校	(116)
蒙古语的构词附加成分 LIG 和它的突厥语起源	埃文·霍夫德豪根 著 仲 素 纯 译	(128)
通古斯—满洲语言 (引言)	苏尼克 著 陈 鹏 译	(137)
世界各地的朝鲜语研究动向 (1973—)	管野裕臣 著 赵 习 译	(160)
朝鲜语的系属 (附朝鲜语学文献年表)	李基文 著 宣德五 译	(170)

《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的导言

波 普 著

1. 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言被许多学者当作互有亲缘的语言加以研究。这三个语族(Sprachfamilien)的总称是阿尔泰。最近一种阿尔泰的底层(Schicht)也在朝鲜语里被发现。对于各个语族内部的比较研究近来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不少蒙古语的比较语法和按语言学处理的一部突厥语的比较语法^①。另外还有满洲-通古斯语言的比较语法^②。虽然现有关于阿尔泰语言相互关系的大量的专门著作,但是,存在的许多问题迄今依然还是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一般的总论中把那些多少是比较肯定的主要的方面加以总结,而放弃一些细节。

这本书的任务是:指出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关系,提出重要的语音对应。附带地还有考察满洲-通古斯语和居于特殊地位的朝鲜语的任务,我们从蒙古语入手,把这个语族作为重点。

目前正在使用着的各蒙古语言正处于一种发展的阶段,人们称之为新蒙古语。这些新蒙古语是:布里亚特语和东部蒙古语及其方言。这些语言可以按照外在的特征分为许多组(或支Gruppen)。以词首辅音*P为代表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主要的组,即一个是f-

①Nicholas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蒙古语比较语法导论》) MSFOu IIO Helsinki 1955. 其他蒙古语比较语法见那本书的第6页上的注释5。比较全面的突厥语的比较语法是雷赞恩(Martti RÄSÄNEN)的Zur Lautgeschichte der turkischen Sprachen (《突厥语言的语音史》) Studia Orientalia XV, Helsinki 1949.

②本育(Johannes BENZING), Die tungusischen Sprache, Versuch ein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Abh., d. Geistes und Sozialwiss. Klasse, Akademie d. Wiss. u. d. Literatur, Jhg. 1955, Nr. 11, Wiesbaden 1956. (《通古斯语言, 比较语法初探》, 科学和文学院人文和社会学类论文集, 1955年度第11期)

组(土族语 *fulān* “红”),一个是 χ -组(达斡尔语 $\chi ulāŋ$ “红”),一个是零-组(*ulān/ulāŋ*“红”)。

虽然前两组没有可介绍的细类,但是第三组(即零-组)按唇状圆展可分为两类,即一个 $\bar{a}$ -类(卡尔梅克语 $\bar{z}olā$ “缰绳”),一个 $\bar{o}$ -类(喀尔喀语 $\bar{z}ol\bar{o}$ “缰绳”)。

$\bar{a}$ -类以语音组合体 $*aru$ ($*awu$ 等) 为代表分为两个次类:一个是 *ou*-次类(莫戈勒语 *owla* “山”),一个是 $\bar{u}$ -次类(卡尔梅克语 *ulb*)。 $\bar{o}$ -类根据名词词干结尾鼻音可以分为一个 *modon*-和一个 *modo*-次类(比较布里亚特语 *modon* “树”和喀尔喀语 *modo*)。最后还要指出, *modo*-次类又分为 *c*-和 $\check{c}$ 方言(或译为“话” *Mundarten*) (比较喀尔喀语 *cagāŋ* “白”和南部或内蒙古方言里的 $\check{c}agān/\check{c}agāŋ$ 等对应)。

上述情况可以综合如下表:

f-组	x-组	零-组			
		$\bar{a}$ -类		$\bar{o}$ -类	
		<i>ou</i>	$\bar{u}$	$-n (>\eta)$	<i>n</i> -消 失
1	2	3	4	5	6

表中数码代表下列的语言:

1. 土族语
2. 达斡尔语
3. 莫戈勒语
4. 在新疆, 西北蒙古和青海的卫拉特语言(或方言)和从卫拉特语分离出来的卡尔梅克语
5. 布里亚特语
6. 本部蒙古语及其 *c*-方言(喀尔喀语)和 $\check{c}$ -方言(在内蒙古)。

达斡尔语和土族语起源于中蒙古的方言(*Dialekt*), 它没

有留下书面的材料。ā- 类起源于中西蒙古方言(Mundart)。中西蒙古语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的交际语，比如作为1245年医学笔记的语言材料，作为穆哈蒂玛特-阿勒-阿塔布(Muqaddimat al-adab) 词典的词汇等。最后关于零-组的 o- 类起源于中东蒙古。它表现为十四世纪汉-蒙词汇对照的秘史的语言和八思巴字的语言。

中期蒙古语阶段始于十三世纪开头。这个阶段和早期蒙古语阶段相接。所以古蒙古语阶段在十三世纪之前。

书面蒙古语和古蒙古语的确十分相近，因为它的正字法和个别的例外根据是古蒙古语。古蒙古语阶段和原始蒙古语阶段的区别很少。这是一个假定的语言，没有文献代表它。如同所有的原始语一样，它是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人为的构拟的语言。古蒙古语也可以用蒙古语言学的材料，即用中期蒙古语的材料构拟。

但是，原始蒙古语阶段还不是真正的起源，和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伊朗语等同属于原始印欧语一样，那么原始蒙古语也和其他原始语言一起属于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比原始蒙古语还要古老。

2. 原始蒙古语和一些其他原始语言共同发源的那个更古的原始语言是所谓的阿尔泰原始语。

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言亲缘(或所谓的亲缘)的发现，当时在语言研究者中间激起了很大的热潮。近来反对阿尔泰语言原始亲缘假说的评论增多了。一些学者认为，关于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言有原始亲缘的说法尚为时过早。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原始亲缘，也还是认为这是没有证实的。另外一些学者则断然否定原始亲缘。

亲缘理论(或亲缘假说)的反对者解释主要的或所有的阿尔泰语的共同因素，是在各个时期语言互相借用的结果。这是事实，阿尔泰语言互相大量借用，但是，除了借用成分之外，还有大量的词干和附加成分，它们显示出严整的语音规律的对应。阿

尔泰语的语音规律所显示的那种无例外的特点，也是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建立的基础。对于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并不存在疑问，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族之间在语音和形态上的一致，既不是偶合也不是借用的根据，而是原始亲缘的证据。

在我们探讨蒙古语的史前时期，即原始蒙古语前面的发展阶段以前，我们拟说明我们关于外来的语言成分对于某个语族的历史的价值的见解。

3.除了承认或者不承认阿尔泰语言共同体，承认或者不承认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是有原始亲缘的以外，必须采纳一种相当可靠的主张，的确原始蒙古语，即所谓构拟的古蒙古语形式并不是从虚幻中产生的。如同原始日耳曼或波罗的斯拉夫(Balto-Slavische)语起源于更早的阶段一样，原始蒙古语也必定从某个语言那里接受或继承它的语法和词汇的成分。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原始蒙古语不是最早的发端。所以必定有一种语言，它比原始蒙古语还要古老。原始蒙古语的语法形式和词汇可以从这种古老的语言里接受。这些成分在现在使用着的蒙古语里还继续存在。

构形成分（附加成分等）和词汇可以从那个比原始蒙古语还古老的语言里，也可以从其他古老的语言里接受。我这里说的不是“继承”(geerbt)或“借用”(entlehnt)而是“接受”(übernommen)。因为这个词概括了一切情况。在接受的情况下，发现了常见的各种变化。或是“接受”的词缩短了，或是它们保持着某些后缀等等。可以发现，这些词在一些语言里变化很大，在另一些语言里变化很小或者完全没有变化。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蒙古书面语 *ažirga* “驃马”这个词与其对应的索伦语（一种通古斯语）是 *adigga* 或 *adirga*。这是一个假定，*ažirga* 起源于更古老的 **adirga*。事实上我们在突厥语里找到这样的形式，如古突厥语 *adYir* 和雅库特语 *atir*，它们表明，蒙古语的 *ž* 的形式起源于更古老的形式 **d*。**adiga* 这个形式是借用还是古老的继承，这一

点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不仅在借用的情况下，而且在共同继承的情况下，*adīrga都是前蒙古语的形式，即同样也是比原始蒙古语*aǰirga更古老的形式。*adīrga是从一种语言借用的，那种语言后来形成了原始突厥语；或者它是在原始突厥语里来自另一种语言的借用，从那种语言后来发展成为原始蒙古语，或者它大概是从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来源接受，而且确实是原始突厥语和原始蒙古语里的接受？情况表明是后者，因为蒙古语或者正确地说，前蒙古语的*adīrga确实不同于古突厥语的*adYir。属于借用的话，从*adYir构成*adīrga不用一个“多余的”音节衔接。从另一方面看，突厥语的adYir也不是从前蒙古语的借用，因为*d不可能形成dY。应该这样假定：蒙古语的aǰirga来源于更古的*adgīrga如果这里存在借用，这种借用是来自第三种我们不了解的来源，一种假定的语言。这种语言比原始蒙古语或原始突厥语要古老得多。这种更古老的语言就是共同阿尔泰语（Gemeinaltaische）。除了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是否互有亲缘这个问题以外，人们可以确证，在这些语族里遗留着一种更古的语言的残余，它显示出严整的、没有例外的语音对应。可见，参照突厥语和满洲-通古斯语的资料可以重建前蒙古语的语音系统。

4. 反对阿尔泰原始亲缘理论的人有时辩驳说，这些被提到的无论是分布在阿尔泰山脉任何地方的语言都不可能起源于一种原始语。因为任何时候在雪和冰复盖的高山上人都不能生存。反驳这种异议并不困难。“阿尔泰语言”的术语是语言学的专门名词，是一定的语言的称谓，它和地理学没有关系。这种称谓丝毫不意味着，这些语言就真正是在阿尔泰山里或者它的附近。同样的比如印欧或印度日耳曼语丝毫不意味着有关的语言都在印度和（或者）在德意志或欧洲；同样的比如闪含语系的术语也不意味着有关的民族或语言来自圣经里的诺亚的儿子席姆（sim），所以“阿尔泰”也丝毫不意味着阿尔泰语言的原始故乡在阿尔泰山。

阿尔泰仅仅是一种语言称谓，这种称谓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但是，其他语系的称谓也未见得比它好多少。此外，每一个术语如果能够为它的目的服务，如果人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好的。

除了有或者没有阿尔泰原始语这个问题之外，这一点是明白的，原始蒙古语、原始满洲-通古斯语和原始突厥语，或者正确地说，现代蒙古、满洲-通古斯和突厥语的前身毕竟在亚洲分布得相去不远。大量“阿尔泰”的成分也存在于朝鲜语里。这是一种假定，原始朝鲜语从这种语言接受了大量的成分，而原始蒙古语，原始满洲-通古斯语和原始突厥语也从这种语言汲取了它们的语言材料。在朝鲜语和其他被提到的语言的关系还不很明瞭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确认，朝鲜语至少存在着阿尔泰的底层。

阿尔泰语言的相互关系曾被不同的学者用各种方式方法推断过，符拉季米尔佐夫认为，阿尔泰原始语最初可能分化为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原始语言。后来蒙古-突厥语可能分化为原始蒙古语和原始突厥语^①。兰司铁认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祖先或前人在最初的语言区域的北半部，突厥人和朝鲜人的前人在南半部。换言之，兰司铁认为，通古斯人可能曾经生活在最初的语言区域的北部，蒙古人在西部，朝鲜人的前人在东部，突厥人的祖先在南部^②。

无论如何，朝鲜语里的阿尔泰的语言成分和满洲-通古斯语最接近。另一方面，满洲-通古斯语在语音上跟蒙古语比跟突厥语更接近。突厥语在语音上相差最大。由此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原始突厥语（甚至前突厥语）很早以前就从其他的语言分

①B.Ja.VLADIMIROV, Sravnitel'naja grammatika mongol'skogo pismenogo jazyka i chalchaskogo narečija, Vvedenie i fonetika (《书面蒙古语和喀尔喀语比较语法，概论和语音学》)，Leningrad 1929 第47页。

②G.J.RAMSTEDT,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Bd.I, Lautgeschichte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史》。)阿尔托(Pentti AALTO)整理并出版，MSFOu 104: 1, Helsinki 1957, 第15页。

离开来了，或者它经过了很快的语音演变。这毕竟是一种假设，突厥语是一个分支的延续，这个分支比较早地分离了。对此不仅要谈语言史的见解还要作历史的阐述。朝鲜语（不是指古的或原始朝鲜语）在很早以前就受了汉语的强烈的影响。在朝鲜语里有大量的古老形式的汉语词。因此可以假定，朝鲜语很早就分化出去了，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古老的汉语成分开始渗透。我们假定，朝鲜语（原始朝鲜语）最初完全是由阿尔泰语言共同体分离出来的。此后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语言共同体还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期。现代突厥语的前身分离以后，蒙古-满洲-通古斯语言共同体必定还存在了一段时间。最后原始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才分离了。我们的图解和符拉季米尔佐夫的不同，同时当然也跟兰司铁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些图解的说明绝对不能死板地接受。它们仅仅是个大略的图形，图示和说明有关语族相互的关系。其目的是指出相对的年代顺序，在这个年代顺序中，原始朝鲜人、原始满洲-通古斯人、原始蒙古人和原始突厥人各按自己的特点开始改造他们来自共同古老起源的语言材料。

在我们讨论语音史之前，还要提到，和蒙古语一样，满洲-通古斯语和突厥语也分为各种次组（Untergruppen）。

满洲-通古斯语分为两个主支，即南部的和北部的，满洲语、那乃语和乌得海语（Udeheische）属于南支，埃温基语（原来的通古斯语）和埃温语（Lamutisch）属于北支。提到的这五种语言又分为疏远的各种方言（Mundarten）^①。

关于突厥语的分类就更多了。在雷·赞恩（RASANEN）的书里，突厥语按照语言的分类有六个大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细节，我们指给读者雷赞恩的著作有关的页码^②。这里只提出，正确的是，突厥语不为六组，而是首先分为两个大组，即 r-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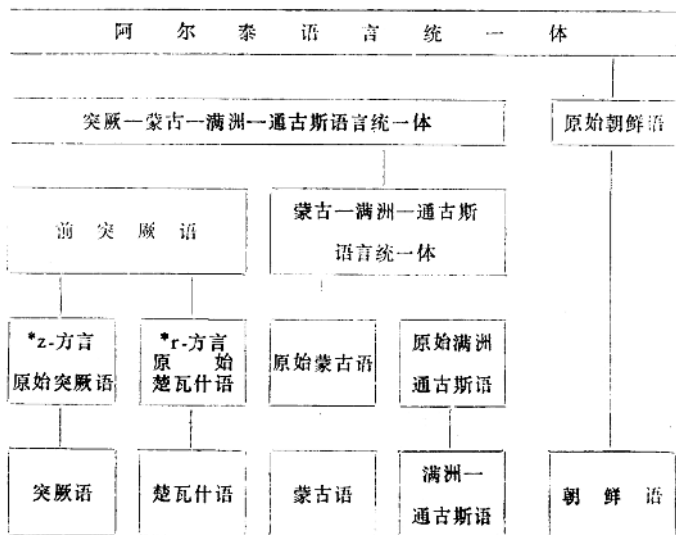
①见前引本青著作的单行本8—10页。

②见前引雷赞恩的著作26—31页。

(伏尔加-布尔加尔语 Wolga- Bulgarisch 和现代的楚瓦什语) 和Z-语言 (所有其余的语言), 比较楚瓦什语的 $t\hat{s}\chi\hat{\chi}\hat{r}$ “新” = 古突厥语 *toquz*。第二组即 Z-组, 我们又分为六个次组, 就如雷赞恩的 (B至G) 那样。按照我们的看法, 前突厥语首先分为两个主支, 即r-语言 (现代楚瓦什语是它的延续) 和Z-语言 (它后来分化为现代的六个分支)。

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对于我们的目的都有同样的意义。由于这本书不是突厥语或蒙古语的比较语法, 所以这里只讨论最古的和古的语言形式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目的特别重要的, 一方面是书面蒙古语和中期蒙古语; 另一方面是古代和中期的突厥语。关于满洲-通古斯语, 除了女真语之外, 它们没有古老的文字。可惜早已消亡的女真语仅有一些形式只是很少地反映在满洲语里。

现在我们把阿尔泰语言的相互关系列举如下表:



“语言统一体”的原文是 *Spracheinheit*——译注。

刘照雄译自《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Teil I, Vergleichende Lautlehre》（《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第一部，比较语音学》），Wiesbaden 1960。1—8页。

阿尔泰语文学

木 青 著

阿尔泰语文学是关于所谓阿尔泰诸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文明史的专门研究学科。但是，在这里仅用其狭义的范围，即只包括语言和语言史的研究。通常人们把突厥，蒙古和通古斯各民族列入所谓的阿尔泰民族。有的学者还把朝鲜人和日本人也算作阿尔泰民族。他们以其分布的地域大致在阿尔泰山脉的中部而得名，这个地域的绝大部分人使用阿尔泰语言，因此阿尔泰地域及其附近地区被认为是这些民族的故乡。

海因利希·温克勒 (HEINRICH WENKLER) 把“阿尔泰人”的含义扩展得很广泛，包括的民族有：“全部芬兰(finnischen)和突厥民族，尽管在种族上他们是不同的，以及具有语言亲缘关系的大部分乌拉尔阿尔泰或阿尔泰民族，这些民族包括狭义的蒙古人，即中亚的操蒙古语的居民，东北亚的通古斯人，北欧和亚洲的萨摩耶特人 (samojeden) 此外还包括关系比较疏远的日本人。”(《阿尔泰民族和语言的范围》“Die altaische Völker und Sprachwelt”，莱比锡 1921 年，前言；在第一页上他说：“乌拉尔阿尔泰或简称阿尔泰民族……”)。

这样广泛地划定这个语系 (Sprachenfamilie) 的界限只能根据平面的一般特点，比如相同的语言结构，近似的语音规律等等。这种划分既不是根据数词，也不是根据语言的亲缘关系，也不是根据蒙古人和突厥人一致使用的游牧经济的词，这类词或者是众所周知的借用，或者是暂时还不能判定的现象。这当然也是温克勒，戈伦采尔 (GRUNZEL) 和其他阿尔泰学者所熟知的。遗憾的是人们只付出不多的精力用来鉴定和辨别借词和可能的古同源词，而且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项科

学的细致的工作。例如，温克勒简短而直接了当地承认（见同书的32页），在他的著作中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人们主张的阿尔泰或乌拉尔阿尔泰语系（Sprachstamm）即使不成问题，然而这部很小的著作若想以科学的语言事实确定无疑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只能在广义的限度内理解语言关系，而不能象付予印度日耳曼语的那种尺度。”

关于日语与阿尔泰语的相关性这里也要谈一下，我介绍一位阿尔泰语相关性的热心倡导者兰司铁（JOHN G. RAMSTEDT），1924年他在一部著作里（“A Comparison of the Altaic Language with Japanese”《阿尔泰语言和日本语的比较》）根据当时对那个问题已有的全部材料的判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发现了讨论的开端，而不是发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定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在阿尔泰语和日语更实际的比较之前，我们的认识是很粗浅的。”

一般认为，“阿尔泰”诸民族和语言的相关性不能用其他语系的尺度来衡量。印度日耳曼语言和闪语言以其类型和各语言共同的词汇大致可以明确地显示它们不同于其他语系及其所属有关语言的特点，但是，对“阿尔泰”诸语言来说情形却完全两样。

“我们也许没有一次能够把X放在U前面”，伟大的突厥语文学家班·维廉（W. BANG-KAUP）在他去世的前十四天（1934.10.8）写道，“存在于突厥语和蒙古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一个简单的公认的道理，但是，它还没有被证明，至少根据我的经验是这样。有些词表现出一致性：这是原始亲缘或借用甚或底层？”

我们要考虑到，上面这番话出自一位原来是研究原始英语文学者的开创东方阿尔泰学的著作。这些著作是“Uralaltaische Forschung”《乌拉尔阿尔泰语研究》（1890），“Etudes ouraloaltaïques”《乌拉尔阿尔泰语研究》（1891），“Mandschurica”《满洲语》（1890），“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1895),
“Zum auslautenden N im Altaischen”《阿尔泰语言里的词末音
n》(1895)等等。上面引用的话特别重要,它使我们对许多语
言学家关于“阿尔泰语系”的轻率的说明和论证保持谨慎。

社会学家通古斯语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
完成了一部语言学著作(Notes on the bilabialization and aspi-
ration of the vowels in the Tungus languages《论通古斯语元音的
唇化和送气》, Lemberg 1930),他谈道:“我们想以关于所谓
的阿尔泰语言共同起源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论述这个问题是
上述兰司铁、施密特(P. Schmidt)和伯希和(P. Pelliot)的著
作的直接或间接的目的。上述事实和结论是明显的, f-p-h-o 演
变的规律并不能说明突厥—蒙古—通古斯语言共同起源的问题。
寻找共同起源的证据,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有鉴于此,我曾指
出,被提出的一些词里完全不存在共同起源的关系;我还指出,
其中另一些词可能是借词。因此,有些作者提出的共同的词表,
应该根据毫无偏见的分析加以缩减。这些词当中的许多词跟通古
斯人的原始人种群体(ursprünglichen ethnographischen kom-
plex)没有关系,所以可以这样假定,这些词是古代的借词……
在我的另一部著作里提到,如果在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当中存在过
某种远古的亲缘的话,那也在这些部落的(die Gruppen)金器
文化时代之前,亦即属于石器时代。”

班·维廉和史禄国他们二人的言论提醒我们,在涉及“阿尔
泰”语言的用语时要特别注意。根据“一般的语言类型”许多学
者一再意欲对阿尔泰或者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加以确证。但是,他
们完全忽略了这种“一般的阿尔泰语言类型”应确定在什么范
围。

比如修饰性定语的不变性就属于这个范围:用蒙古语的词句
就是 tede jasud “那些(复数)骨头(复数)”, tedegeer kḥbe-
gyyd “那些(复数)儿子(复数)”, XYZ nereten gurban

kφbeggyn, “名为 XYZ 的三个儿子(单数)”, 这样的例子能够
从伊萨克·雅阔普·施密特的古代语法里引证得到吗? 十四世纪
的古蒙古语(《蒙古秘史》的极个别的“阿尔泰”蒙古语词从
未被提及)表明, 比如在兰司铁1909年的著作“Mongolischen
Briefen aus Idikut-Schähri bei Turfan”《来自吐鲁蕃亦都护城
的蒙文信件》其中就写作 dφrben ulagaad, naiman ulagaad “四
匹(或八匹)驿马”在数词后面使用一个完全“非阿尔泰的”复
数, 这个形式在现代布利亚特语的一些方言里还能找到。根据
“阿尔泰语言类型”的一些观点, 下面扼要地指出一些通古斯语
的特殊现象。当我们严格地考察, 所谓限定成分总是直接地在被
限定成分之前的这个语系的句法次序规则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许
多特殊情况的例子: 在突厥语里 *kele tur(ur) > 乌孜别克语 kela-
di, 哈萨克语 keledi, 柯尔克孜语 kelet, 等等“他来”, 而在
蒙古语里 irezy baimui (ireze baina) “他来”, 两者的实际意
义是“他处于来的状态”, 动词 tur- 或者 bai- 真的是被直接
限定的词吗? 可以设想 qoj = hur- 吗? (这个词在词源上来自古突
厥语的 qoδ-) 而且哈萨克语的 qazıp qoj = 楚瓦什语 zyrsa hur-
“书法表演 > 填写”。这个问题在这里成为语言哲学问题了; 对
一个民族来说, 人们能够相信这样奇怪的逻辑吗? 在某种情况下
“写”这个意义成为“填写、写下”, 而作为主要意义的直接限
定成分又变为“写上”。一也许可以认为“阿尔泰”语言的句法
规则在各个语言里没有严格的规范, 甚或在处于古代阶段和现代
阶段的语言差别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所以, 对于沿用的阿尔泰语言这个词的作用我们应该坚持: 突
厥语言, 蒙古语言和通古斯语言这三个语族不能同时作为阿尔泰
语言, 精确地研究各个语言并且分析和确定了突厥、蒙古、通古斯
语言的特点和共同性之后, 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存在阿尔泰
语系, 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对此班·维廉曾说道: “我们首先必
须全面研究各个语言, 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轻率地推论。语义和句法

的研究是完全必需的：首先是单一语言的研究然后比较研究。”

阿尔泰研究的早期阶段

我们知道，芬兰-乌戈尔语言的共同性早在印度日耳曼语的共同性之前就确定了。包括全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Sprachstamm) 的第一部著作是斯特拉连贝尔格 (J.V. STRAHLENBERG) 的 “Das Nord-und ö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东北欧洲和亚洲》 (Stockholm 1730) 一书的附录 “Gentium borealium-orientalium harmonia linguarum” 《东北半球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从那时斯特拉连贝尔格就论证了乌拉尔语 (= 芬兰-乌戈尔语和萨摩耶特语) 跟阿尔泰语言的共同性。

在这个领域里的真正的研究工作是由后来建立印欧语言学的葆朴 (Bopp) 开创的。他很快就给阿尔泰语文学带来兴旺的景象，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阿尔泰语言的单一的和比较的著作，这些著作，特别是比较研究的著作表现出很多缺欠，甚至只对研究这些语言的历史有兴趣。在今天还可以提及的为数相当多的著作中处处带有错误的和陈旧的主张，这些可以负责地推荐给一个非阿尔泰学者 (Nicht-Altaisten) — 比如说一个比较语言学家 —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著作及其结论进行工作。

绍特 (W. SCHOTT) (1809.9.3. 生于梅因茨，1883 年开始在柏林任教授，1889 年逝世) 以他的 “Versuch über die tatarischen Sprachen” 《鞑靼语初探》 (Berlin 1839 年) 开创了阿尔泰语言的真正的比较研究。在他的下一部比较研究的著作里，他又把芬兰-乌戈尔语置于他的研究领域 “Über des Altaische oder Finnisch-Tatarische Sprachgeschlecht” 《论阿尔泰或叫芬兰-鞑靼语系》 (Berlin 1849 年)。这种开创性的工作这里要提到一部关于阿尔泰语言 (包括藏-汉语言) 及其同印度日耳曼语言的亲缘的重要著作：艾克塞兰德尔 (J. Ritter V. XYLANDER)， “Das Sprachgeschlecht der Titanen” (Titanen 人的

语系)，论述了鞑靼语的原始亲缘。Frankfurt/M. 1837年。8°，VIII+485页。

1850年在赫尔辛基发表了卡斯特连（CASTREN）的博士论文“De affixis personalibus linguarum altaicarum”《阿尔泰语言的人称附加成分》。过早的死亡夺去了这个人（1852年5月7日死于赫尔辛基，只活了38岁），后续的工作我们应该归功于他的很有价值的阿尔泰语言的专门研究。此后，按时间顺序出现了下述著作：

绍特（W.SCHOTT），Das Zahlwort in der tschudischen Sprachenklasse wie auch im Türkischen, Tungusischen und Mongolischen 《楚地语组以及突厥语言，通古斯语言，蒙古语言里的数词》，〔AAWB 1853，1—29页〕；

保勒尔（A.BOLLER），Die Pronominalsuffixe des uralaltaischen Verbums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动词的代词性后加成分》，〔SBWA 25（1858），3—59页〕；

绍特，Altajische Studien, I—V。《阿尔泰研究，I—V》。

〔AAWB 1859, 587—621页；1861, 153—176页；1866；1869, 267—307页；1871/2，1—64页〕；

阿勒奎斯特（A.E.AHLQUIST），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 der uralaltaischen Sprachen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领域的研究》1861；

阿达木（L.ADAM），De l'harmonie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ouraloaltaïques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里的元音和谐》，Paris 1874；

孟卡契（B.MUNKACSI），Az altaji nyelvek számképzése（=《阿尔泰语言里的数词的构造》），〔Budenz-Album（Budapest 1884），234—314页〕；

温克勒（H.WINKLER），Uralaltaische Völker und Sprachen 《乌拉尔阿尔泰民族和语言》，berlin 1884；